

白獸的故鄉在 西方

四千年戀話系列 完結篇

白澤之夢

白澤之夢

白澤如往常一般，在陽光灑落下醒過來。他懶散地蹭了蹭棉被，並不急著爬起床。床上應有的重量及熱度還在，還可以溫存，還不用急著離開。

才這麼想，躺在床上另一邊的人翻了身，手指輕輕地撫上白澤的嘴唇。

醒過來了？他用一貫的男中音問著。白澤輕輕地勾起嘴角，啾地吻了對方的指尖，然後拉開對方的手，湊上前，吻著對方的嘴唇。

這樣就好，不需要弄得濕答答的。感受著對方的鼻息及體溫，只是在懷抱當中摩蹭著，直到最後帶著笑意，直接趴在他的懷裡睡個回籠覺吧。

等到再度醒過來，似乎連早餐都做好了。白澤懶洋洋地從被鋪中坐了起來，張口打了個呵欠，看著眼前的人給自己端來一杯溫酒。

一大早就喝酒，不生氣嗎？白澤笑著接過酒，讓熱液滑入自己喉間時，看到對方搖了搖頭。

只要是您喜歡的，我都會做的。

獨角尖耳的男人慢慢地說著，他面對著白澤，臉上漾出了笑容。

白澤則愣地放下了酒杯。

「啊，不行。」杯子碰到了地，沒有摔碎，酒液也未濺出。「『你』已經不像是我記憶中的樣子了，不行啊，不行呢。」

白澤從床上起了身，輕輕地擁抱著眼前還保持笑容的人。

「我得再醒過來了，一會見，『鬼灯』。」

白澤睜開了眼睛。

星斗布滿了天空，或說是環繞在自己的四周，漆黑之中帶著各種顏色的光彩，藍色、紅色、綠色，緩慢的暈出波光。

許久沒看到這景象了。白澤輕輕地笑著，在宇宙中飄浮的他，大約已經沉睡了七十年。

所謂地球的存在早已成了沙塵，太陽也成了沒有溫度的石塊。那是用人類的單位無法數算的許久以前，經歷了不只一次的四十六億年，別的星球上也不只一次的產生生命、生命滅絕。

白澤可能是曾存在於地球上的生命當中唯一還存活的。

與鳳凰及麒麟的告別是在地球消失後沒多久的事，白澤看著他們化為光彩飛向宇宙的另一邊，是少數白澤回想起來還能笑的往事。

白澤還存在於宇宙當中。說是存在，他已經沒有那過去毛絨的身體，大約在地球毀滅之前，就已經是靈體的狀態了。

而其實，此時的他已經沒有所謂的「眼睛」了，但作為存在的靈魂，他能保持清醒，也能保持沉眠。

「啊啊，星星的排列是這樣子，又過了*****了啊。」

時間久到白澤能發明只有自己才懂的時間單位。

那是超越佛經的所有一切單位，用最大的數字及最大的時間單位都無法數算的時間。

一直待在宇宙看著星星移動的白澤知道時間到了什麼時候，他的力量還不夠去跳躍時間，但是他能悠閒地作夢，在夢中渡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為什麼要繼續「存在」？

曾經有別的星球的生命問過白澤，之所以存在是為了解救蒼生嗎？被當作是造物神實在困擾，但白澤還是誠實地告訴他們，他只是要等待一個人。

一個可以跟自己不斷吵嘴下去的惡鬼。

只是那樣。

不過就是白澤預測到了，那傢伙的靈魂沒有消失，還在宇宙各處輪迴著，白澤憑著活得過久的知識，已經算出了能與鬼灯再度相遇的時間。

白澤偶爾會感到驚訝，僅是知道了鬼灯還存在，自己就願意這麼等下去。真的是沒辦法呢，無法跳躍時間，無法穿越空間，但是知道那相遇的時間是在什麼時候，縱然人類的單位數算不上，但白澤還是很有耐心，他看著星星的移動與毀滅，一點一點地數算著能再度跟他相遇的時間。

在等待的期間他可以作夢。

夢中的鬼灯還在自己身邊，還有體溫及鼻息。

唯一的缺點就是，夢作得太久，夢裡的那個惡鬼容易往自己的理想面歪去，變得太溫柔了實在有點噁心。因此要偶爾醒過來，重新回憶那個人的一切。

他是個討厭的傢伙。

處處會針對自己的傢伙。

總是會發出嗤的一聲，下一秒一拳揍過來的傢伙，那傢伙啊，那傢伙。

「呵呵。」白澤用著自己發明的語言笑著：「一醒來，腦中也滿是那個人令人憎惡的臉。」

只要一回憶，滿腦子都是吵架的記憶，然後剩下的是緊緊擁抱著對方的片段，那個人身上，總有著古書卷的氣息。

好想念他啊。

好想見他。

「很快就到了呢。」沒有對話的對象，白澤還是說出了口，「時間就快到，人類可以數算的單位。」

就快見到了，快見到了啊。

只要再等待*****。

白澤再度陷入了沉眠。

就快，見到了。

白澤之夢・醒

睜眼看著天花板的時候，白澤還處於呆滯的狀態。

他很少腦中充滿了訊息，但又像是腦中一片空白。他看著那自己臥室的天花板，伸出手，捏了捏自己的臉頰。

「有點痛呢，啊，該說是真實感嗎，該說——是什麼呢。」

白澤坐了起來，沒摩蹭多久就下了床。

在廚房稍微用水洗過了臉，白澤甩了甩頭，將甩到背後的銅錢結挪到了身前，隨意地用袖子抹上臉上的水。真靜啊，因為剛剛清晨的關係吧。

「啊！」有其他聲音傳入，白澤愣了一下，轉頭，看到站在廚房門前，手上拿著掃把的學徒，桃太郎。

「您今天起的真早啊，白澤大人，我還在作清理呢。」桃太郎疑惑地看了白澤一眼，將掃把放到儲藏室，然後去廁所作簡單的梳洗。出來的時候，桃太郎注意到白澤還是一臉呆滯的表情。

「白澤大人？」桃太郎不安地問著。

「T a o 太郎君？是T a o 太郎君吧。」白澤喃喃自語地。

「您在說什麼，睡呆了嗎？」桃太郎伴隨著不安地斥責著白澤：「您還沒睡醒就乾脆回去睡，這種狀態下要作早餐簡直危險極了。去去去，別礙手礙腳。」

一方面也是擔心，桃太郎將白澤推回了臥房，然後自己一邊抱怨一邊捲起袖子回廚房準備作早餐。而回到臥房的白澤攤開了手，將手指一張一合，然後看著手上的掌紋。

「是夢嗎。」他低聲說著。

吃完了早餐，作了晨間準備，極樂滿月也即將要開張了，但是在將營業中的牌子拿出門外之前，桃太郎又問了一次，您還好嗎？

「今天比起往常更加魂不守舍啊，到底發生什麼事？」桃太郎不安地看著坐在椅子上抱著腿的白澤，白澤抬頭看著桃太郎，笑著。

「呐，T a o 太郎君。」白澤輕聲說著，「你覺得，昨天離今天有多久呢？」

「哈啊？」桃太郎挑起眉毛，他想著，這是什麼益智問答嗎？

「——我啊。」白澤將頭埋在膝間，「昨晚作了很長的夢，長到，昨天到今天，好像過了幾億幾兆年一樣。」

桃太郎眯著眼扁著嘴看著白澤。

「老先生，您確定今天不用休息？」

「不用不用，好久沒工作了，想動一動身體。」

聽著白澤講著這種反常的話，桃太郎直覺還是不要多說的好，一開店，他就背著竹簍逃出極樂滿月，準備要採一整天的桃子。

今天的白澤很認真在工作。

認真到女性顧客來的時候都驚訝地私語，說著從來沒覺得白澤大人這麼可靠，不像平常會笑著約晚上吃飯，而是很努力地做著中藥，聽著女孩子諮詢時也立即做出適當的藥方。

白澤自己對此沒有自覺，只覺得女孩子們今天好像特別可愛。若不是今天有些疲憊，早就約上一些女孩出去玩了，但白澤卻只想著要做藥給客人。專注於工作之下，時間也過得特別快，回過神，外頭的夕陽已經暈紅了藥田。

「一個上午過得好快啊。」白澤在櫃台收拾著藥材，自言自語著，
「果然，時間感亂掉了嗎。」

東西才剛剛收完，正要去門外收起牌子，白澤一打開門，就看到一個黑色的身影。

「下午安。」一貫地男中音，那人張著有著蛇牙的口，慢慢地說著：
「應該還沒歇業吧，白澤先生。」

若是平常，白澤早就踢著對方的腳踝，喊著「已經關店了你明天再來！」

但白澤只是呆愣地看著來人。

握著門把的手在顫抖，白澤一個字也說不出話來。

明明就是平常的樣子，單額角、尖角耳、一點眉、下垂唇，穿著萬年喪服，帶著冷漠的神情。

「……怎麼了？」來人，閻魔殿第一輔佐官鬼灯，皺著眉。

白澤只是呆呆地看著他，僅用氣音說了：「鬼……灯？」

鬼灯立即用手指彈向白澤的額頭，讓白澤痛得在地上打滾。

「幹、幹什麼啊，惡鬼！」

「我才想問您在幹什麼。」進了店裡，帶上了門，鬼灯冷冷地瞪著在地上滾來滾去的白澤，「路上經過桃太郎先生，他說您好像生病了，我才來看看，結果您還真是病得不輕啊。」

「……沒有生病。」白澤坐了起來，雙手掩著額眼，眼角泛淚，「你是來拿藥的嗎，吶……？」

「藥的事倒是其次。」鬼灯對白澤伸出了手，白澤愣了一下，他沒去回握鬼灯的手，而是雙手環住鬼灯的頸子，緊緊抱住。

「……」鬼灯跪了下來，任白澤這樣抱著自己。白澤在自己耳邊重重地呼吸著，每吸一口氣就帶著顫抖。

等到白澤的呼吸慢慢平穩下來，鬼灯拉開了白澤的手，瞪著他的眼睛，說著：「到底發生什麼事？」

鬼灯引領白澤來到了廚房，擅自用白澤的茶具煮了茶，讓白澤可以一邊喝茶，一邊說。

白澤講了很長的故事。

講著他是如何醒過來，他作了什麼夢……那是鬼灯聽來不太理解的夢，講著地球與太陽毀滅以後，白澤還存在的故事。

問起為什麼會一直存在，聽到的答案更讓人聽不懂，說什麼過了一個鬼灯沒聽過的單位的時間後，可以再遇見自己。

「什麼愚蠢的夢。」鬼灯也給自己倒了一杯茶，一口飲下。他為白澤那副認真的模樣感到不耐。

「說是愚蠢。」白澤放下了茶杯，抬起頭，對鬼灯笑著：「那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記得我跟你說過，在你去世以後，我會恢復神獸的呼吸嗎？對我而言，那段時間根本不算什麼。」

「您以為您是忠犬八公嗎？」鬼灯拿過白澤的茶杯，背過身，將茶水倒得從杯裡流出來。「我才不需要您作這種愚蠢的等待。」

「算了，反正對我而言，就只是一直在作夢而已。」抱著自己的雙腿，白澤說這些話的時候，好像事不關己似的，「雖然剛剛看到你的時候還是嚇了一跳，想著，那個夢是否是真的是夢，還是我現在還在作夢呢。」

鬼灯將茶壺重重地往流理台上一敲，茶壺裂了，茶水從裡頭漏了出來。

「啊……你沒被燙到吧……」茶壺雖然很貴，但此時的白澤卻擔心起鬼灯的情緒來了。他從椅子上跳下來，看著鬼灯的雙肩在顫抖。

「我說了，我不需要那種愚蠢的等待。」

「呃……好、好嘛，這只是夢而已。」鬼灯似乎生氣了。白澤沒想到會這樣，他放軟身段，想安慰鬼灯。而鬼灯轉過身，用他燙紅的手按在白澤的肩上，緊緊抓住。

「我本來覺得無所謂，但現在我改變心意了。」鬼灯看著那似乎被他的情緒嚇到的白澤，將牙齒咬得喀喀響，「我們會一起逝去的。」

「啊？」

「我再說一遍，我們會一起逝去的，哪怕是由我親手殺了您，我肯定辦得到。」

「……你在說什麼啊。」白澤歪著嘴，笑出了聲：「我們兩個的生命質量完全不一樣，存活的方式也不一樣，再怎麼說，生命一起結束除了殉情以外……」

「您就這樣寧可用那種殘酷的方式等待我無法數算的時間，卻不願意為了與我一同安息而作多一分的想望及努力嗎！」鬼灯對著白澤大聲斥喝道，白澤睜大了眼睛，他發覺鬼灯的眼睛紅了。

「小哥……你……」

「……您不打算為此努力也無所謂。」鬼灯的情緒漸漸地平復下來，一滴眼淚從他的眼角流了下來。「我之前就說過，不論何時都會超出您的想像。」

白澤緊緊地抱住了鬼灯。

「傻孩子，都說那只是夢了，只是夢而已。」

懷抱之中，可以聽到那人的吸鼻聲及噴聲，而白澤感受著那帶著書卷氣的體溫，用雙手擁抱了許久。

現在的他，還不需要等待。那最厭惡、最喜歡、最想念的人，現在就在自己的懷裡了。

就這樣，守著當下吧。

白獸的故鄉在西方

一

將庭院的樹葉掃完，窗子上的灰塵擦去，桃太郎呼了一口氣，確認了極樂滿月的門面再度打理得乾淨，就進到屋內，收拾了掃具後洗手小歇，等待店主白澤準備早餐。

這種早晨日課對桃太郎已經變成習慣。從一開始進到這間店，店主白澤似乎還沒想到應該讓這個新學徒做什麼的時候，就先簡單地交待桃太郎「早上起來的時候稍微打掃一下」，從一開始茫然地看著乾淨的店面不知從何掃起，到後來自己有了一套辦法，明明只是件小事，卻讓桃太郎感覺到自己成為熟手了。

「這麼說起來，已經做了快十年了。」

桃太郎自言自語了起來。在白澤煮著稀飯的時候，桃太郎很順手地幫忙擦桌擺碗筷，讓他不禁自嘲過去還只是受人伺候的英雄大爺，現在已經是個稱職的主婦了。

「來來，今天的早餐是地瓜稀飯，搭配涼拌麻醬菠菜及秋刀魚。」

「喔、喔，非常感謝。」桃太郎等白澤先入座才跟著坐下，然後對著早餐合掌，小聲的說「那我就享用了」。

「日本人這個習慣很不錯呢。」白澤眯著眼笑著，跟著雙手合掌：「是像這樣吧，那句『那我就享用了（繼承您的性命）』，是對萬物的感謝。」

看到白澤有模有樣地做這樣的動作，桃太郎愣了一下。

「怎麼了，TAO太郎君？」白澤使起筷子，夾了一些醬瓜放入口中。

「不，該怎麼說呢，雖然符合禮儀，不過由身為神明的白澤大人作這樣的動作，好像有點奇怪呢。」

「哈哈，怎麼會呢，我並不是那麼尊貴的階級，頂多就是比較年長的靈獸而已。」又夾了菠菜放入口中仔細咀嚼，白澤笑嘻嘻地將菜吞下了肚。「雖然說進食對我來說意義並沒有那麼大，但這是與人相處的環節之一，我不排斥入境隨俗這點，這樣才能跟人好好相處。」

入境隨俗啊。桃太郎若有所思地點點頭，這麼說來，在自己搬進極樂滿月以後，白澤作菜的口味從一開始的中華風味，漸漸開始帶有日本風味，讓身為弟子的自己越吃越順口。以前沒有特別意識，但針對這些去回想，就會明白白澤是個願意配合他人文化、一點神明架子也沒有的人，哪怕是亂來似地將南瓜燈放滿眾合地獄，也是配合著節日在行事，身為神獸卻與人類如此親近，肯定是喜歡與人類或人型生物共處。

「對白澤大人來說，已經很習慣去適應人類文化了吧。」

「很習慣喔，有時雖然是跟不上，但還是很有趣。」用小酒瓶給自己倒了杯酒，白澤啜了一口酒，臉紅紅的樣子看起來十分愉快。「文化的變化週期，說長，長達百年；說短，則短短十年，要跟上還真的吃不消呢，這點身處彼世的大家應該很有感觸吧。」

這麼說的確是。桃太郎邊吃早餐邊思索白澤說的事，就會覺得以白澤上億年的年紀來看，跟著人類追逐潮流實在辛苦過頭了，何況他還真的是沒有跟上。跟地獄的判官不一樣，白澤大人就算不適應現世的文化也不會造成困擾，那麼不管是因為單純喜歡學習，或是有女色作為助因，桃太郎都覺得對白澤這老人家太勉強了。

「唉唉，白澤大人，與其每個年代都為了女孩子努力到這種地步，難道真的沒有心思找個年歲與自己相近的對象，只跟對方長相思守就好？」

原本以為會聽到白澤用那副沒路用的色鬼笑臉大談「世界上的女孩子這麼多」之類的話題，但桃太郎一抬頭，就看到白澤含著筷子面無表情地望著自己。

「怎、怎麼了？」明明不是生氣的表情，桃太郎卻覺得背脊涼了起來。

「嗯、嗯——長相廝守嗎，跟單獨一個人是吧。」白澤低下了頭，放下了筷子，然後又拿起酒瓶給自己再倒了一杯酒。「T A O太郎君覺得那樣真的比較好嗎？」

桃太郎沒回答。他想起以前跟白澤聊過類似的話題，白澤那時一臉得意的說「我不會對女孩子說出那種不負責任的話，會直接說『能跟我玩玩嗎』。」如今聊到同樣的話題，白澤卻一副嚴肅正經的模樣。桃太郎想，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白澤打算說出不與人成婚的真實理由。

「最關鍵的原因，就是與我壽命相當的人幾乎不存在吧。」啜了一口酒飲，白澤用手搖晃著喝乾的酒杯，面露懶洋洋的笑容：「壽命跟我一樣以億為單位的神獸，好比鳳凰啊麒麟啊，他們都是有異性同伴的，祥瑞之中，只有我是獨一無二的，沒有年紀相當適合結為伴侶的對象呢，哈哈哈。如此一來，與一個人認真交往，總有一天就會面臨到，我看著對方慢慢死去，對方會知道我被獨自留在世界上這樣的事實。長久以來，真的會覺得，我給予她們愛情，而她們最終恨我而不帶感情的離去，這麼做對任何人都好。這樣的想法『被駁斥了幾次』，雖是被強而

有力的支持著，但還是捨不得讓對方傷心難過，而且是肯定會傷心難過。」

白澤難得這麼認真地講著關於自己的事，讓桃太郎一個字也無法回應。白澤說的事是事實，是因為總是這麼平常地相處，反而忘記白澤與四周任何一個人的壽命及資歷相差有多大。在意識到這個之後，發現更讓人難受的真相：從白澤如此出神地講述自己的心情，可以感受到他內心已經有了確立的對象。

「啊、啊，白澤大人，我們來看新聞好嗎？」不想把這個沉重話題繼續下去的桃太郎陪著笑臉，拿起遙控器，打開了幾年前在餐廳加裝的電視機：「早上還是會在意有怎樣的晨間新聞呢。」

「這真是好主意，要了解時代潮流是很重要的喔，TAO太郎君。」

「呵呵。」桃太郎乾笑了兩聲，將電視轉了幾個頻道，突然看到「緊急發表」這樣的標記。怎麼回事？桃太郎疑惑地看著電視畫面，看到的是記者會一般的景象，在麥克風陣形中間的，是閻魔廳第一輔佐官鬼灯大人。

「鬼灯大人，這是真的嗎？」

「幾萬年來，沒人能做到這樣的事呢。」

記者爭相發問著，鬼灯閉眼搖了搖手，然後拿起一本厚厚的影印書。

「千真萬確，花費了一段時間才完成，不過如各位所見，這是『神獸・白澤』的專門研究論文，習性、年歲、角及奶水的營養價值，通通都記錄在裡頭了。」

桃太郎的筷子與白澤的酒杯同時落到桌上。

「呃。」桃太郎張開口，對於這種狀況想不到要怎麼吐嘈前，白澤就先離開了座位，緊抓著電視喊著：「這傢伙在幹什麼啊啊啊啊啊！」

電視裡的人當然聽不到白澤的話，一問一答持續進行著。

「還有那個發情期的狀況……」

「是真的。白澤沒有雌配，因此到了真正遇到動情的對象，才開始了性發育，也就是所謂的發情期。」

「啊、啊、啊、啊！」白澤拼命地搖晃著電視。

「啊不過，這份神獸白澤的論文畢竟還是涉及隱私，請各位務必理解，基於學術的研究必要才能借閱這份論文。」鬼灯將論文放在桌上，嚴肅地看著鏡頭。「也請理解不是隨隨便便一個人就能對神獸白澤進行如此深入的研究，需要長年的信賴及相處才能接受。換言之，希望各位能夠明白，白澤神獸學這一門研究只能單獨由我來專注進行。」

白澤關上了電視。

桃太郎默默地看著白澤的背影，看著他耳根跟手整個發紅，有點像是酒喝多的狀況。

「T a o、T a o太郎君。」白澤微微回過頭，雖然是笑著，但滿臉通紅、口氣顫抖，眯著的眼角泛著淚光。「今天我想休店……啊，也給你放一天假吧，請到外頭玩兒去。」

「……好。」桃太郎不想質問為什麼，他覺得白澤各方面而言太可憐了。

但是說真的，看到那樣的新聞，桃太郎有種既驚訝又不驚訝的感覺。

「白澤研究嗎？總覺得真的能做到這樣的事，就只有鬼灯大人辦的到了。」

帶著錢包離開極樂滿月透風去，桃太郎一邊思考著要去哪兒晃晃，一邊也想對自己吐槽那種對早上的事一點都不驚訝的心情。

「原來如此，是鬼灯大人嗎，早些時候也這麼懷疑過呢。」

在走向地獄之門的時候，桃太郎一路上都在碎碎念，沒注意到有人與自己擦身而過。

當他來到極樂滿月，看到店門口掛著本日公休的牌子，並不感到意外。

像是已經知道屋內的狀況，他不敲大門，而是直接繞到旁邊的窗戶，也就是屋子主人臥室的窗子前，輕輕敲了敲窗欄。

「白澤先生，我明白您的心情，但還請您振作些。」

從窗格子可以看到房內的狀況：有一大顆棉被團縮在床上。

「白澤先生。」鬼灯又敲了敲，棉被團裡可以聽到白澤的嗚咽聲。

「始作俑者在裝什麼親切，不要管我。」從窗外可以看到棉被團動了動，縮得更小。

看著這樣的白澤，鬼灯嘆了一口氣，徒手打開那封好的木窗，爬了進去，整個人爬到白澤床上後關上了窗，順便把窗簾給拉上。

「我承認我是為了報復。」鬼灯伏下了身，雙手隔著棉被環住白澤。「誰叫您讓我掉了眼淚，鬼的眼淚可是很貴的。」

「那只是個夢！」白澤翻出棉被，用紅通通的眼睛瞪著鬼灯：「只是個莫名其妙的夢，那又不是我能控制的！誰能想到你這傢伙會流眼淚啊我當時也嚇死了好嗎？」

白澤話才說完，鬼灯伸出了手，一把將白澤按在胸口，摟住頭。

「就算是夢，您跟我說的態度，就好像如果事情真的那樣發展，您會照作一樣。」

沒立即回話，白澤只是將側臉輕輕靠在鬼灯的胸口上，隔著袍子仍能聽到鬼灯穩定的心跳。鬼灯並沒有瘋狂，他冷靜地做出這驚天動地的事。

「你知道你做的事代表什麼嗎？」白澤沒有抬頭看向鬼灯，只是靠在鬼灯暖暖的胸口自顧自地說著：「你簡直是對彼世所有人宣布你跟我特殊的關係。」

「那就是我的目的。」鬼灯順著白澤的頭髮由上往下慢慢地撫摸著。

「為什麼？」白澤搖頭甩開鬼灯按在後腦的手，抬起頭望向鬼灯，語帶驚訝地說著：「這不是你最不希望的狀況嗎？我們的交往是以祕密戀愛為前提，假裝還是死對頭已經這麼多年了，我還是去找我的女人，你也安心地做你的公務員啊！事到如今公開這一切，再也隱瞞不了這一切，你的工作從此將不得安寧，眾人會談論你與我的特殊關係，談論你與我這種種族、年紀、性別都無法搭配的組合會發生什麼事。」

鬼灯靜靜地聽白澤說完，閉上眼睛，將手收回袖子裡。

「您說的沒錯，我要結束這段祕密戀愛的關係。」

「……說的也是。」白澤的聲音在顫抖，他試圖擠出微笑，但總覺得不用照鏡子也知道自己的表情很淒慘。他可沒想到這一招，利用公開一切來徹底結束一直暗地裡進行的私情。那時氣到流淚，對白澤說著「我們能一起逝去」的鬼灯，是否再也受不了白澤那種對未來過於悲觀的思考？這樣也好，十年，在白澤認真過的感情當中算是長的了。

白澤強忍著不要讓熱起來的眼睛掉出淚水，心想這只是自己已經習慣的事。在他閉上眼，用力地吸著快跑出鼻涕的鼻子時，鬼灯突然抓住白澤的手腕，力道之大使得指甲都箝入白澤的肌膚裡，痛得白澤好不容易忍住的鼻涕淚水都跑出來。

「好痛痛痛痛！幹什麼啊你這惡鬼！」

「閉嘴您這頭豬。」鬼灯先是單手抹去白澤臉上的液體，在棉被上擦去以後，鬼灯拿了什麼粗暴地往白澤的手指刮去，眼睛一片模糊的白

澤對於這異常的舉動嚇得掙扎起來，搞得鬼灯不耐煩，反手將白澤壓在床上，將白澤的左手往後拉，繼續剛剛那個嚇壞白澤的動作。

感覺有什麼金屬質感的東西套住自己的手指，白澤愣了愣，在鬼灯鬆開手後爬起來，呆呆地看著自己的左手。

「很好，挺適合的。白金果然與白澤先生很相配。」鬼灯托著下巴，望著白澤的手輕輕點頭。「原本猶豫著是否要選翡翠或紅瑪瑙，果然還是主流的金屬比較好。」

「……這是什麼。」白澤傻傻地舉起左手，看著套在無名指上的白金戒指。

「戒指。」「不，我的意思是，為什麼？」白澤抬起頭，茫然地看著鬼灯。

「什麼為什麼？通曉森羅萬象的神獸白澤還需要別人解釋才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鬼灯左手疊上白澤的左手，白澤望見了鬼灯左手的無名指上也戴著同樣款式的戒指。「白澤先生，請跟我結婚。」

白澤張著嘴，呆愣地看著鬼灯好一會，又低頭看了看自己及鬼灯的戒指。

「欸，這是什麼……整人大爆笑？」

鬼灯給白澤的頭頂一記輕輕的手刀，在白澤反射性閉上眼睛時，鬼灯低下身，輕吻了白澤的嘴唇。

「請跟我結婚。」離開白澤的嘴唇時，鬼灯用那腹式發聲的男中音再度重覆了一遍。

被鬼灯連續無預警的動作搞得無法冷靜的白澤滿臉通紅地張大眼看著鬼灯，看了好一會，直到急促的心跳慢慢緩下來，總算靜下心思考了一會。

「——所以結束祕密戀愛關係是這個意思……為什麼你要做就會做到最絕呢！」

「這是當然的，我說過，我會跟您一起逝去的。」鬼灯雙手握緊白澤的左手，表情與其說是認真不如說是凶狠掙掙，「我明白不先起個頭，不論客觀還是主觀都將您緊緊抓在手中的話，那個我期許的未來永遠不會發生。不論那個未來距離多遠，但若連第一步都不踏出去，所有的事都會是空想。所以，我不會讓您拒絕我。」

眨了眨眼，白澤望著鬼灯直率的眼睛，沉默了許久，然後稍微曲起左手手指，好像在回握鬼灯一樣。

「我啊。」戴著戒指的觸感有點不習慣，被鬼灯戴著戒指的手握著也有些新鮮，白澤滿腦子想著這些不重要的事，原本想跟鬼灯理性的對談，想了半天只剩下想什麼就講什麼的力氣。「本來是想吐嘈你幾句，可是你好像很認真的樣子，哪怕你還沒想到所謂『一起逝去』要怎麼做。這麼問是有點多餘，但是，不後悔嗎？」

「我想跟白澤先生成為怎樣的關係，已經思考了很多天，也許對白澤先生來說，這段時間只不過是一瞬間吧。」鬼灯說完鬆開雙手，一把將白澤拉進懷裡，緊緊抱著。「您可別說願意為我等上無法數算的時間，卻不願意與我結為連理這種蠢話。」

白澤沒有立即回答鬼灯的話。他低下頭，雖然因為被鬼灯壓在胸口上而看不到下方的事物，但還是用右手輕輕摸著左手的戒指，將其拉起直到指節，但又套了回去。

鬼灯能感覺到懷裡的白澤輕輕顫抖起來。

「……說不上我現在是怎樣的心情，是害怕，是憤怒，還是驚訝。」白澤頭動了動，側臥在鬼灯的胸口，輕呼了一聲。「不知怎的心情突然

平復下來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震驚過頭導致腦中一片空白。」

「像是電腦硬碟突然壞掉一樣的感覺？」鬼灯輕輕地拍著白澤的頭。

「啊哈哈，我也說不上來是不是那樣。」白澤臉上沒有笑容，他整個人放掉了力氣，將重量沉在鬼灯的胸口。「居然——這麼簡單啊。」

「嗯？」

「我幾萬年來都覺得自己沒有機會结婚了。」白澤閉上了眼睛，雙手環住鬼灯的身軀。「本來也覺得變成那樣的關係沒有誰會開心的，所以也沒作這種心理準備。」

「在跟您大吵一架前，也沒特別去思考這方面的事。」鬼灯也閉上了眼睛，將下巴靠在白澤的頭上。「我是被您逼緊了，這個笨蛋爺爺。」

「就說那只是夢了。」「是可能會發生的夢。」

「算了，這樣也好。」白澤挺起腰，反手端起鬼灯的左手，看著已經戴上不知道多久的白金戒指。「所以說，小哥你要嫁給我啊。」

「怎麼想都反過來了吧。」鬼灯捏了捏白澤肉呼呼的臉，看著他因為疼痛而哀號，「雖然我不太喜歡套入性別意識來形容，我跟您，應該是對等關係。」

「我也是這麼想喔，唉，結婚啊，有種不真實的感覺。」白澤摸摸自己被捏腫的臉，然後咚的一聲躺在自己軟棉棉的枕頭上。「可是，跟你的話，又覺得不太意外。」

鬼灯稍微爬前了一點，俯看著躺在自己下方的白澤，白澤也沒再說什麼，只是對著鬼灯眯眼笑著，伸出了手，輕輕摸著鬼灯的側頰。

「一開始，你也是這樣從窗台爬進來呢。」

「是。」鬼灯伏下了身，吻著白澤的額頭。

「已經十年了。」

二

當鬼灯在地獄的區公所遞出結婚申請書時，負責處理的公務員愣了好一會，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等到白澤從鬼灯背後探出頭，問著「果然同性是不行的嗎」，該位職員才驚醒過來，匆忙地處理完文件，沒有讓鬼灯及白澤等太久。等到一切辦妥，鬼灯小心地對那名職員交待「請不要對其他人說這件事。」職員也緊張地點頭，對著離去的鬼灯及白澤彎身行禮。

會如此緊張也是正常的，結婚申請書上頭寫的可是閻魔廳第一輔佐官以及中國的神獸白澤，正常看到這兩個名字出現在這上頭，一定會懷疑這是某種整人活動或是臨時考試，但鬼灯與白澤居然還同時出現在這個場合，神情平靜得沒有任何異狀，反而讓人確信這件事不能過問。

在這之前，鬼灯先問了白澤他們的文化是怎麼締結婚姻的；原本鬼灯只是想確認中華文化登記結婚的方法，想不到答案比他想得還棘手；白澤那時一臉茫然地看著鬼灯，對著鬼灯張開了左手。

「已經結婚了喔。」

「嗯？」

「基本上就是兩人都同意就可以啊。」白澤將手輕輕握住鬼灯的右手，眯眼笑著：「畢竟，我是神獸，你是鬼神嘛。」

聽到這個答案的鬼灯頓時有種無力感；他忽略了這點，也就是雖是過了西曆兩千年，他們兩個之間的婚姻還是適用於『神話』的規則。神話時代的結婚，的確就是兩個人說了算。有時甚至直接由天帝指派就隨便讓人結成了婚姻，好比雷公電母的例子，天國有時候挺殘酷的。

「沒有什麼特別要進行的儀式？」鬼灯低下頭輕吻了白澤的耳朵，讓白澤放鬆地呼了一口氣，用鼻子輕蹭著鬼灯的臉頰。

「那些就是自由地進行了，雖然沒有一定的規定，不過還是有些約定俗成的潛規則，好比我們這裡的習俗喜歡搞得熱熱鬧鬧、華麗奢侈，還有餐宴也要幾十桌幾十桌的開。我是不討厭婚宴，因為可以一直喝酒，女孩子也都會穿得很漂亮，但到底年紀大了也沒力氣折騰，而且小哥你也不太喜歡弄得鋪張浪費吧。」

「是的，可以的話，請把邀請前來參加的親友控制在最低數量。」憑著白澤的祥瑞之格，加上鬼灯身為地獄之君的輔佐官，真的要鋪張起來沒準會搞成國家級的大宴會，那可會讓行政工作停擺至少一週；鬼灯對於這種大型社交場合也感到很疲憊，可以的話最好登記過就了事，不過他不討厭舉辦合乎禮儀、節檢典雅的小儀式。

「我想也是。」白澤伸出右手，輕輕摸著鬼灯另一邊的臉頰，「何況若是做的太高調，也許小哥也會被列進大中華的諸仙榜裡頭。白澤的配偶神鬼灯，大概會被這麼敘述吧。」

「還請您饒了我。」

「呵呵，明白了，低調而行。」白澤閉上了眼，讓鬼灯低下身吻上自己的嘴唇，然後用手指帶了下去，一點一點地解開白澤上衣的繩釦。

鬼灯與白澤的情緒正高漲，畢竟兩人才剛套上戒指，躺在床上，因為白澤同意了鬼灯的求婚而幸福滿溢，口中討論著嚴肅的婚事，身體卻早已不理智的發熱，顫抖著想早點纏綿在成一體。

「喔？」鬼灯揭開白澤的上衣，正吻著他的胸口，手指撫著白澤的腰際時，注意到白澤左腰的第二隻眼睛眨眨地，不像過去的老老實實地化作圖騰線繪，而是看起來淚水都要滴出來、活生生的眼睛。

「您很興奮啊。」鬼灯一邊說著，一邊用舌尖輕勾白澤胸口櫻色的那處，白澤像是有些癢的笑了，又像是在害怕似地扭著身體躲著鬼灯的碰觸，直到鬼灯不耐煩地壓住白澤的肩膀，專注地用舌頭舔玩著白澤胸前的突起，讓白澤顫抖著發出帶哽聲的呻吟。

「啊、啊嗯、雖然是那樣……」倒吸一大口氣，白澤眨著水汪汪的眼睛，配合著鬼灯的動作輕輕喘息著：「時、時間快到了啊，所以才……不太……穩定……」

鬼灯停下了動作，僅用上唇輕輕地碰觸白澤。

「我倒忘記了。」鬼灯伏上身，輕咬著白澤的頸側，低聲說著：「發情期？」

「對……」白澤吐出了舌頭，「真正進入發情期前，身體也會變得敏感的。」

「這可傷腦筋。」鬼灯張開了口，吞入了白澤的舌頭，專心地糾纏在一起。

十年前，鬼灯意外地撞見了因發情期而閉關的白澤為性欲所苦的模式，主動協助白澤紓解性欲，將近一個月的交合之下培養了感情，兩人因此成為情侶關係。也因為這樣，鬼灯明白白澤發情期可是很麻煩的，大約十年一次的週期，每次約二十八天，這段時間容易因為情緒亢奮而顯示神獸的體徵，最嚴重的時候甚至會喪失理智化為原型，怎麼想都需要好好跟其他人隔離。

但如果逆向思考，也不是不能好好利用發情期。

從白澤口中退出的鬼灯用手抹去白澤嘴邊的涎液，說道：「您有辦法忍到蜜月旅行嗎？」

「哈啊……？」依依不捨地伸出舌頭的白澤恍惚地眨了眨眼，意識到鬼灯在講什麼的時候，白澤噗的一聲笑出了聲：「小哥你真是、難以吐糟的鬼點子耶，你是說渡蜜月的時候趁著我發情期就這樣盡情地做一整個月嗎？」

「有何不可？」「很棒啊，棒得我現在就開始期待了。」白澤仰起頭，又吻了鬼灯兩口。「這下時間得好好規劃了，因為大約不到一個月就會開始了。」

「嘖。」又吻了嘴唇，延著脖子吻到鎖骨，鬼灯輕輕用指尖撫著白澤的腰部，手指在那眼皮上輕畫。「看到您的眼睛冒出來的時候，就知道時間緊迫了。為了方便準備，我就現在跟您確認吧：中式跟日式，您喜歡哪種婚禮？或是要胡鬧點選擇洋式婚禮也不是不能考慮。」

白澤放鬆了身體，懶洋洋地看著天花板，讓鬼灯用吻及指尖撫著自己全身。

然後他輕輕地笑了。

「西方。」

「選擇洋式嗎，那可要跟那邊的天國打個招呼。」

「不是的。」白澤將手指指了一個方向，看起來像指向鬼灯，但鬼灯從這棟房子座北朝南的格局來看，判斷出白澤將手指向西方。

「小哥，知道嗎。」看著抬起頭望向自己的鬼灯，白澤眯著眼微笑，「我的故鄉在西方。」

鬼灯愣了一下，開始回憶起來：古書上總是記載白澤住在東望山，這東望山究竟是在哪，有一說是在山東那一帶。白澤是在墜落於東海地區才被黃帝大軍捕獲，但從神話時期的移動記錄來看，他其實是不斷地往東移動，更別說在鬼灯年少時期還出現在日本的黃泉地區。

鬼灯對白澤作的研究考證可不是講假的，四靈獸應龍、鳳凰、老龜、麒麟，正好對應著方位，應龍屬東、鳳凰屬南、老龜屬北，而麒麟可不是屬西，是屬於中原大地，於是乎名字自帶西方之白、金行之澤的白澤，自然是來自於西方。鬼灯還作了各種白澤特徵的研究，最後推理出來的結果，白澤的故鄉很可能會是一一

「一一您是說，是在西藏一帶嗎。」

「好像是那一帶吧，我大約有三千年沒待在那了，畢竟在那裡待了幾億年了，想說就離開一下看看各部落的文明，不知不覺在東方長住了這麼久。雖然偶爾會回去看看，但說起來也好久沒回去了。」白澤用手指輕輕勾著鬼灯戴著戒指的無名指，傾著頭，低聲說著：「人類好像有這樣的習俗吧，結婚時回家鄉看看。」

並不是所有文化都是這樣，但鬼灯想起了中國文化婚姻中，有個儀式叫「三朝回門」，也就是舉行婚宴後三天，新娘由丈夫的陪同下回娘家祭祖的儀式，理由是若男女雙方的老家相隔甚遠，女兒可能再也無法回娘家，那是回娘家的最後一次機會。先不吐嘈這是屬於新娘的儀式，但客觀來看，以鬼灯這種必須長期待在地獄的公務形式，的確很可能沒有其他機會陪白澤回故鄉了。

「我明白了。」鬼灯將白澤的手端起來，輕吻了白澤的手背。「就這麼做吧，作為蜜月旅行的地點，似乎也很恰當。」

遠離人群，屬於兩個人的天地，西藏高原如此廣闊，總能找到那樣的地方。理想中的低調婚禮，以及為期一個月的兩人旅行，在那無人的地帶實在挺適合的，何況那片高原離彼世也很近。腦中想了許多方案，但這些都不急，對鬼灯而言，當下最重要的，還是安撫自己身下那個全身發紅淚眼汪汪彷彿過熟桃子的未婚配偶。（試閱省略 R18）

三

「好像是要先迎親吧。」

「中間有很多要從男方家去女方家、女方家去男方家的過程，外地人怎麼做？」

在地獄的專門資料庫，幾名男性獄卒坐在桌台旁一邊翻閱資料一邊討論。

偶爾才來一次資料庫的女性獄卒，眾合地獄輔佐阿香，在聽到那些討論的時候，輕輕一笑，輕輕走向聲音的來源。那是靠牆的桌台處，讓人借閱書籍後可以坐下來閱讀或筆記的地方，那裡可以看到三名獄卒，技術課的蓬及烏頭，以及閻魔殿輔佐官鬼灯。

「果然是你們呢。」阿香笑吟吟地走到他們的桌子旁邊，蓬對她輕輕揮了揮手，烏頭笑開了嘴，臉紅紅地斟酌著要說些什麼，鬼灯就從椅子站起來，拉了一張椅子到阿香旁邊給她坐。阿香沒立即坐下，而是先對鬼灯點頭行禮。

「鬼灯大人，先恭賀您新婚愉快。」

「哈啊？」蓬和烏頭都愣了一下，鬼灯則聳了聳肩。

「啊呀。」阿香笑著掩口，坐上了椅子，看著這群從小到大玩在一起的青梅竹馬們，說著：「我們今天聚在一起不是為了這事嗎？鬼灯大人在打電話聯絡我的時候，就說了，為了他的婚禮想聽聽女性友人的意見。看到你們都在，我還以為鬼灯大人就是想跟好朋友們一起討論呢。」

「沒有啊，我們只是被叫過來，說要研究西藏婚禮，還有日本人如果要辦的話要怎麼調整才好。這傢伙完全沒有提是他要結婚耶。」烏頭

說得激動，但講一講還是鬆了一口氣，大概突然意識到從剛剛的對話來看鬼灯的結婚對象絕對不是阿香。

「除卻從小就認識的阿香以外，你沒有什麼熟識的女性吧，結婚對象是誰？」蓬一臉疑惑地看著鬼灯，而阿香輕輕地笑出了聲。

「是白澤大人吧。」

烏頭與蓬露出了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扭曲表情。

「欸？」

「啊？」

鬼灯則正經地拍著手。「不愧是阿香小姐，果然被您看穿了。」

阿香也報以微笑，「前幾天看到您發表所謂的白澤論文，就在想您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意思了。總是在眾人面前表現出在吵架的樣子，也是一種掩飾吧。」

「等等啊！」烏頭突然激動地指著鬼灯：「先不論國籍身份之類的問題，在那之前，白澤大人是男的吧！」

「您跟我也是。」

「不是這個問題吧，你要跟一個男人結婚嗎？等等，原來你是同性戀嗎？你以前是怎麼看待我跟蓬的，不要啊！」

「你這個『屎○』實在太吵了，請不要在資料室吵吵嚷嚷的。」鬼灯挑起眉頭，雙手盤在胸前說著：「白澤先生對我而言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少把他跟其他人扯在一起。我一輩子都對你們兩個的屁股沒興趣好嗎。」

「當你發表白澤論文的時候，我還以為你是要搞白澤ONLY場之類的。」蓬則發表了極為異端的言論。

「這也很有趣，可是要也是鬼白ONLY才行，混入其他配對是不行的。」鬼灯則普通地回應。

「這麼說來你是男方囉。」烏頭若有所思的托起下巴。

「都是男的沒有分什麼男方女方吧。」鬼灯挑起了眉頭。

「你們的交往之間有逆CP過嗎？」蓬又問了。

看著從小一起長大的童年玩伴居然就在當事人面前聊起了腐話題，阿香先是笑著看著他們討論好一會，然後抓準話題的空隙拍了一下手。

「好了，我們回到原來的話題。所以，鬼灯大人想舉行西藏婚禮是嗎？」

鬼灯點頭。「白澤先生說想在自己的故鄉舉行婚禮。他過去似乎是在西藏高原長大的。」

說著，鬼灯將已經整理好的資料交給阿香，讓阿香讀了起來。

西藏婚禮的第一步，首先是男女雙方先卜卦看吉不吉利，如果卦象吉利，就由媒人帶著禮品去對方家裡求親，若是對方同意則會收下禮物。

「我與白澤先生都無父無母，這個步驟可以去除。」鬼灯說完，拿起他的金魚草原子筆將第一條畫去。

第二步是迎親。其中「婚禮歌」的條目被人用紅筆畫了好幾圈，表示重要。

「婚禮歌是什麼意思呢？」阿香抬頭問著鬼灯。

「似乎是西藏部分地區很重要的結婚習俗。男方的迎親團隊當中，需要有一個很會唱歌的人，唱一些很吉利的歌曲。女方那邊會設幾個關

卡阻擋他，如果唱得不夠好就會被阻擋，是很困難的工作。」鬼灯用筆點了點書面資料，歪著頭說著，「我身邊的好友，似乎只有篁大人可以擔任這個工作。」

「這傢伙絕對只是為了好玩才不省略這一項。」烏頭對蓬小聲的議論。

阿香笑了笑，開始讀起第三步，送親儀式，送親是在迎親的當天晚上，鬼灯在這邊註記了「這邊讓白澤先生自己去傷腦筋」，下頭就直接接著第四步，新娘或新郎的起程，阿香看到鬼灯記了一句「西藏也有將新郎送去新娘家的入贅儀式」，似乎是想強調就算他們男男婚姻也沒問題。

「喔，這個儀式是隔天早上舉行。」文件上寫著送親隊伍是對方的家人或是村長，男方的伴郎伴娘，有時候還有強制的儀式，就是新娘要表達不捨而哭泣，阿香笑著搖搖頭，說：「會哭就是會哭，根本不需要作戲呢。但是，這種情景多少還是令人掉淚。」

「我也覺得自然就好。」鬼灯畫去了哭婚這一條規矩。

讓新娘進入新郎家中以後，就是進行結婚儀式，由德高望重的僧人來主持，舉行類似交杯酒的儀式。最後就是婚宴了，宴席會設在嫁入之處附近來舉行酒宴，參與的賓客要盡情唱歌跳舞，千萬不能醉倒。有時婚宴會持續兩三天。

「啊啦。」阿香翻到一張最底下的資料，「這上頭寫著，部分地區的習俗不允許剛結婚的新人進入洞房也不能同居，要讓新娘回娘家住三個月以後才能接回去。」

鬼灯抽出那一張資料，然後放入碎紙機中粉碎。

「都是我們不熟悉的事呢，但還滿有意思的。」阿香笑著將文件整理好，遞還給鬼灯。在鬼灯收下的時候，蓬與烏頭已經在空白的筆記本上畫了許多東西。

「喂，鬼灯，你看這怎麼樣。」烏頭用筆指指筆記上的兩個圈圈。「在無人的大草原上蓋兩個簡單的屋子，像蒙古包那樣，一個代表白澤大人那邊，一個代表你這邊，就這樣意思意思一下表示娶親，這樣就不需要走太遠，也有象徵意義，還能作為暫時休息的屋子。等你們最後洞房了，我們再拆掉代表被娶的那方的屋子，留下你們那棟，讓你們盡情地，嗯，兩人世界？你覺得如何？」

「太好了，採用。」鬼灯也在那張紙上註記了一些事。「房子的搭建也拜託你們了？」

「當然啊，輔佐官，別小看我們技術課啊。」烏頭仰著頭哼笑了一聲。

「除此之外。」鬼灯說著，突然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整理了一下衣服後望著童年玩伴的三人。「我想請你們出席我的婚禮。我想舉辦的是最低限度人數的婚禮，而你們是我必須邀請的人。」

他們同時露出了笑容。

「那還用說嗎。天啊，你居然是我們當中第一個結婚的人耶！」烏頭突然很誇張的捧著臉說著：「都過了快五千年了對吧，這麼一想就很驚訝，我們到底多熱衷於工作？」

「可不是。我有時也很會擔心，你們該不會是因為顧慮我，所以才沒有結婚。」鬼灯說著把烏頭拉到一邊，拍著他的背，小聲地說：「加油了。」

「你、你這話是想暗示什麼？」烏頭漲紅了臉，回頭偷瞄著從頭到尾都保持著微笑的阿香，又回頭看著鬼灯，露出一臉求救的表情，小聲的說我連告白都沒有成功啊，鬼灯則假裝沒聽到他講的話。

「這麼說起來的話，烏頭先生及蓬先生，就是鬼灯大人的伴郎了。」阿香笑得眯起眼。

「對、對啊，我們會是你的伴郎。」烏頭用拳頭拍了一下掌，對鬼灯猛眨眼睛，「這麼說起來，阿香就是伴——」

「伴娘的話。」鬼灯冷冷地打斷烏頭的話，「應該是由白澤先生那邊來邀請。」

「……說的也是。」烏頭垂頭喪氣地低著頭，蓬則忍不住笑了出來。

於是在大笑及吵鬧聲中，男中音的噓聲提醒下，資料室漸漸地回歸了寧靜。

四

是日，桃源鄉的中藥店「兔漢方極樂滿月」公休，桃太郎出門做些修剪桃樹的外勤，而大門關上的極樂滿月店面，正由白澤親自招待兩名貴客。

坐在藤椅上的是一名穿著藍色漢袍的老人家，以及穿著紅色新年服的小男孩，他們手上拉著長長的捲軸，手上拿著一根毛筆，在捲軸上的文字上比畫。

「嗯咳。這裡寫著『嫦娥』呢。」

「畫掉畫掉。啊，這裡還寫著『織女』呢，白澤到底把這當作什麼啦。」

來到店裡作客的是白澤的好朋友，同為祥瑞的麒麟及鳳凰。他們手上拿著長長的名冊，正用毛筆將名字一個一個畫掉，從廚房端了茶點過來的白澤，見到這種景色，忍不住垮下了嘴。

「你們在做什麼啊。」將茶與糕餅放在茶几上，白澤拉了張板凳到好友旁邊，探頭看著名冊，抱頭哀號著：「名字被畫掉一半了，搞什麼東西！」

「你才是搞什麼東西。」鳳凰拿他的拐杖敲了白澤的頭。「這可是你的大喜之日的邀請名單喔？要你列出想邀請的人，你列出這些跟你幾乎不相關的人作什麼？名字清一色是女性是怎麼回事？」

「白澤啊，你就理解一下吧。」麒麟看著搗著頭的白澤嘆息，把名冊上的「何仙姑」給畫去。「『請盡量將賓客的數量減到最少』，這可是輔佐官大人拜託我們的事。」

「所以我才沒邀請什麼大帝啊、天尊啊、天兵天將嘛。」白澤揉完了額頭，縮起腿，兩手抱著膝蓋坐在板凳上。

「你的名單上頭有很多女性神仙都是重要人士的配偶。」麒麟無奈地搖了搖頭，「於常理不可能只由女性前來，男性配偶也一定要來參加，這樣才合禮數。」

「這傢伙太少去人間為慶典獻福了，一點社會常識都沒有。」鳳凰冷靜地為現在的狀況批判起來，無視於白澤抗議的言語，他將捲軸拉到前頭，看到一個名字而微微皺起眉。「西王母……」

三祥瑞閉口不語，安靜了好一段時間。

「怎、怎麼了，我理當要邀請小婉妤吧？」看到兩位好友面色不對，白澤慌張了起來：「她也算是我們年輕的時候就開始認識，從前玩在一起的神獸一族啊，何況她負責管理天國的花園，桃源鄉也算是她的管地，我也是跟她打過招呼才開了極樂滿月的，就算不是以朋友的關係，以業務關係還是得邀請她吧？」

「婉妤啊，好久沒用這個名字稱呼她了，自從她當上西王母以後。」麒麟有點感嘆的說。「雖說能在這種大喜之日見見她也很不錯。」

「她的話。」鳳凰托著下巴思考起來，「如果她出席的話，七仙女也會跟著來吧？」

「是啊是啊。」白澤笑嘻嘻地點頭。

「不僅如此，因為她是天帝的正配——」麒麟也露出嚴肅的表情：「如此一來天帝不可能不出席。」

鳳凰也接著說下去：「天帝出席的話，底下的上人天官天兵天將通通都得出席了。」

三祥瑞又開始沉默不語。

「……還是畫掉吧。」麒麟嘆了一口氣，鳳凰則毫不猶豫地拿筆畫出一條線。

「等一下啦，等一下啦。」白澤將頭埋在膝蓋裡，聲音顯得欲哭無淚，「別這樣啦，這樣下去我誰也不能邀請了。」

「白澤啊，你真的是要稍微有點自覺才行。」麒麟傾身向前，輕輕拍了白澤的肩：「我國天庭的官場禮節你不是不懂，當初不是一起編輯禮法的嗎？何況以你祥瑞的身份，真的要由我國來辦理婚宴的話，要做到全官職出席也不是不可能。首先你沒有自己的親族，所以大家都是你的親族，再來你還是天庭當中地位最高的太上老君的老師，所有的道術都是你教給他的，這麼一算地位可不得了。現在的你已經不是可以小倆口去哪個廳堂蓋蓋手印就能了事的狀態了，輔佐官大人一定也是知道這一點，才讓我與鳳凰來控管參加婚禮的人數。你們要的是低調莊嚴的婚禮對吧，因此只邀請最低限度的人對你們來說比較好，至於天庭那邊由我跟鳳凰來處理，我們私下再辦個另外的宴會來接受大家的祝賀。」

「我看就這樣吧。」鳳凰將筆遞給白澤，「你把絕對不要刪掉的人選圈起來好了。」

「欸——」

「不這麼做的話鳳凰很可能把所有人都刪去喔。」麒麟呵呵笑著。

「既然這樣。」接過筆的白澤垂頭喪氣地在捲軸上找了找，把兩個名字圈起來。

「我來看看。」鳳凰探頭過看，將白澤圈起的名字念出來：「蘇妲己、莉莉絲……」

極樂滿月又陷入一陣沉默。

「白澤。」麒麟輕咳了一聲，抬頭看向白澤：「白澤啊，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兩位這幾年來你跟我們提過的那兩位女性對吧？」

鳳凰也抬起頭，眨了眨眼，「白澤，你的神經到底是什麼構造，居然想在自己的婚宴邀請前女友？而且還是世界惡女會的著名人物。」

「我國著名的傾國大妖怪，以及歐洲信仰那邊誘惑男人的惡魔，讓她們兩個人來參加婚禮，這到底適不適合呢。」麒麟也不禁傷腦筋起來。

「可是。」白澤兩手握拳，很努力地想跟自己的好朋友們解釋：「她們兩個是在我跟惡鬼交往後很幫助我的好女孩啊，許多問題都是跟她們商量才得以紓解的。」

「跟惡鬼……呃，也是輔佐官大人吧，跟他交往以後？」麒麟挑起眉頭。

「那兩位是你跟輔佐官大人交往以後才開始來往的嗎？」鳳凰也問了。

「是啊。對了，那個一本角也知道這件事。」白澤笑嘻嘻地將拳頭靠在下巴處，「莉莉絲還是他介紹給我的呢，他非常的了解我。」

麒麟別開臉用手按著額頭，鳳凰則是用著平板冷淡的口氣說著：「恭喜老爺、賀喜老爺，你們還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天底下已經沒有更適合你們彼此的對象了。」

「欸欸，為什麼突然這樣？」白澤往後縮了縮，僅管板凳的空間並不多。

麒麟垂下頭，深深地嘆了口氣。「是我太跟不上時代了嗎，我說鳳凰啊，我已經不了解年輕人的想法了。」

「是啊，由戀人介紹另外的女朋友這樣的作法……實在超越時代呢。」鳳凰看著白澤的眼神，就好像看著紙錢燒完的灰燼一樣。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白澤攤開了手，激動地說著：「我也是有退讓，容許他摸其他動物啊，說什麼戒不掉毛絨絨的，這只是互相互相啦！」

麒麟跟鳳凰先愣了一下，然後噗的一聲，兩老開始大笑，笑得腰都彎了。

「怎麼了，這很好笑嗎？」白澤看著笑得開始喘的祥瑞們，心想是不是應該給他們調個什麼養氣藥方，以免老人家在這裡暴斃了。

「沒什麼沒什麼，唉呀。」麒麟擦了擦額上的汗，喘了幾口大氣，然後望著白澤，露出和藹的微笑。「白澤啊，你跟輔佐官大人真是天作之合，這真的沒問題啊。」

「你知道嗎，我跟麒麟原本很擔心的。」鳳凰也抬頭吸了一口氣，端起茶喝了一口。「你跟輔佐官大人……該怎麼說呢，你們兩個的生命質量完全不同，價值觀也不可能太接近，可以預見的到輔佐官大人先你而去，或是你們兩方適應不良，精神崩潰或是惡化。你很少認真到這種程度，我跟麒麟都很擔心你。」

「什麼啊，原來是在說這個。」白澤把腳從板凳上放下來，兩手按在膝蓋上，然後認真地望著同伴們，「我也不是小孩子了，很清楚我在做什麼。這件事，我們也不是隨隨便便決定的，還請你們兩位不用擔心，就算之後出現什麼不愉快的事，我跟他都有辦法自行處理。」

「還說呢，你哪次惹事不是我們幫忙處理？」麒麟哼笑著。

「一千年前那件事可真是噲的呢，你可知道那件事沒处理好搞不好會引起兩國的紛爭？」鳳凰盤起了雙手，對著白澤露出曖昧的笑容，「當然那個時候的我們可沒想到，這是你偷偷表露心意的高明表現。」

「才不是那樣！」白澤漲紅了臉，「那不是示愛啦！我、我只是做點祥瑞該做的事！」

「喔，是呢，祥瑞該做的事。」麒麟笑著點頭。

「祥瑞該做的事，相中的對象疼愛到最後都要結婚了。」鳳凰用袖子掩住嘴。

「就說不是那樣了啊！」白澤從板凳上站起來，激動到板凳都倒下了。

「好啦好啦，就別鬧他了，一生一世的大喜事。」麒麟抖了抖名冊，繼續將名字刪去的時候，對白澤說著：「我注意到有幾個名字沒在上頭呢。」

「嗯，我記不得男性的長相，所以都沒把男性列進去喔。」白澤轉過身把板凳搬起來，彎下腰時屁股被鳳凰踢了一下。

「我跟麒麟沒被列在上頭啊。」鳳凰說著哼了一聲：「你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

「還有其他意思嗎？」摸了摸屁股，把板凳擺好的白澤坐到椅面上，對著麒麟跟鳳凰笑了笑，「年紀足夠當我的家長的可不多，老頭們正好適合，就由你們當我家長了。」

「這才像話，乖兒子。」鳳凰從椅子上跳下來，走到白澤前面，墊著腳摸摸白澤的頭，「鳳凰乃是庇祐愛情的神獸當中力量最強的，婚禮那天我會祝福你們，把幸福灌到你們吐出來。」

「有祥瑞加持祝福，這已經算是非常盛大的賀禮，只有皇帝成婚時才有這樣的恩典，這下就算參與婚禮的人少，上頭那邊也不會覺得失了面子。」麒麟也笑著摸了摸鬍子，又低頭看了看名冊。「啊，還有，你不打算邀你店裡的小員工嗎？」

「呃？」白澤歪了歪頭，頭巾快因為鳳凰的撫摸而掉下來，「你是說兔子們？」

麒麟聳肩，「那位是叫桃太郎吧。」

「是的，桃太郎。」鳳凰也接話。

「——啊。」

「你啊絕對是剛剛才想到！」

「那孩子很懂事啊，你卻！」

面對祥瑞們的連發指責，白澤掩住了耳，也不管頭巾要掉下來，咚的一聲跳下板凳，藉口要熱茶而跑去茶几那邊，嘟囔著：「一定會帶他去的嘛，所以才沒列在名冊上。」

看到這樣的白澤，鳳凰小步地走到麒麟旁邊，在麒麟耳邊說著：「老頭子，看來我們還是不能放他獨立成家啊。」

「是啊。」麒麟笑著，「婚後的幾年，還是繼續守著他們好了。」

「喂，兩個老頭，我看得到你們講悄悄話喔。」

五

「啊，好累啊。」

在昏暗的燈光下，閻魔大王坐在辦公桌前，揉著肩膀輕輕嘆息，鬆了鬆脖子以後，將桌面上的文件整理了一下，再度開始審理。

他難得過了晚餐時間還在加班，晚餐也是請部下替他買些飯糰帶過來，簡單吃吃就繼續工作。縱然加班時間只能做些文書工作，但由於有些文件一定要閻魔大王看過才能處理，因此這種加班不是毫無用處，能預先處理完文件，就代表平時能夠多排審判行程，讓等候的亡者數量大大減少。

會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鬼灯在沒多久之後，會請一個月的長假。為了減輕彼此的負擔，閻魔大王才會在那之前能先做多少就做多少。

閻魔沒有抱怨。

加班也是閻魔自主申請的。

在他心中，總有些事情比例行公事還重要，所以這點預先的辛苦，對閻魔大王來說只不過是飯後散步而已。一邊蓋下官印，換上另一張文件審理的閻魔露出淡淡的笑容。

「先到此為止。」

不知何時有人出現在判桌前。閻魔難得因為太專心工作而沒注意到四周的情況，他調整了一下老花眼鏡，看到昏暗的判桌前站著漆黑的人影，手上提了一盞燈，從燈火照耀下，可以看到提燈人身穿黑色的和服。

「喔喔，是鬼灯君啊。」閻魔大王放鬆的笑了，他放下了筆，想知道鬼灯要來上報什麼。

「大王，還請您加班的時候，至少打開判桌上方的電燈，不要只開檯燈。」鬼灯低沉的聲音自判桌下傳來，他手一傾，提燈照亮了桌上的東西，那是一壺茶搭配著杯子。

「鬼灯君，你是特地為老夫送茶的嗎？」閻魔有些感動地伸手，接過鬼灯遞過來的茶杯。「謝謝你啦。」

「不，只為您遞上一杯。」鬼灯平淡地說著，「現在請您先將工作完成到一個進度，早點歇息。我已經請食堂婆婆暫時不要鎖上食堂的門，也準備了簡單的宵夜。」

「夠喔。」閻魔大王眨了眨眼，喝著茶的時候，還想著今天的鬼灯真體貼。但若是招待他用宵夜，鬼灯早就隨著這推桌一起送上了。

「鬼灯君，你的意思是……」

「偶爾也想跟大王您一起喝一杯。」鬼灯低下頭，對閻魔大王彎身行禮。「還請您為我留一點時間。」

閻魔大王訝異地瞪大眼看著鬼灯，然後眯起眼微微一笑，點點頭。

食堂的燈早就關上，只有角落的位置點了一盞燈，那裡的桌子上蓋著紗網，紗網之下罩著用保鮮膜包起的食物，醃製章魚及德式香腸切塊之類的。鬼灯從暫時保管的櫃子裡拿出一瓶清酒，在讓閻魔大王坐下的時候，給自己及大王各倒了一杯。

「謝謝你啊，鬼灯君。」閻魔大王舉起了杯子，對著鬼灯微笑。

「不會，辛苦您了。」鬼灯也回舉，兩人將這一杯喝盡。

「呼啊，這酒真好喝。」閻魔大王滿足地嘆了口氣，接過鬼灯遞上來的筷子，夾起醃漬章魚來吃：「是老夫要說辛苦你了，一直以來，替我做了許多事。」

「不是指一直以來的事。」鬼灯也開始夾下酒菜。

「老夫明白，哈哈，獨自加班真的是很辛苦的事啊。」閻魔大王說著又拿起酒瓶，給鬼灯及自己的杯子裝滿。「但是這是必要的。這樣，鬼灯君才沒有後顧之憂，放心的休息。」

鬼灯端著杯子，沉默不語。

「鬼灯君。」閻魔大王又端起杯，眯眼微笑，「恭喜你，找到了相守一生的伴侶。」

「閻魔大王……」

「老夫之前還想自作主張為你配對，現在想想真對不起你啊。你是顧慮著老夫的心情，不想讓老夫擔心吧。」將酒喝下肚，臉紅紅的閻魔大王，臉上沒有一點勉強，「是這樣啊，白澤君嗎，第一次聽到時嚇了老夫一大跳，但又覺得你們兩個感情變好真是太好了。」

鬼灯輕嘆口氣，端起酒，輕啜了一口。「我沒想那麼多，只是不想讓大王拿這件事作八卦，整天對我問東問西的。要是直接去找白澤先生聊，會讓他太過得意忘形，跟你在酒店裡講出許多不該講的事。」

「唉呀，怎麼會呢，雖然老夫是對你們何時開始交往有些好奇啦，是在什麼時候，兩年前？五年前？該不會一千年前就開始？」

鬼灯看了閻魔大王一眼，眼神就像是在說「你看吧不到一秒就破功」，注意到鬼灯的意思，大王搔了搔頭，面帶靦腆的笑。

「啊呀，我倒是想起一點事。」夾起香腸切塊，大王笑得咧出了牙齒，「在我還不是地獄的審判者，只是個普通亡者的時候，曾經見過白澤君一次啊。」

「喔？」這會讓鬼灯起了興趣，他靜靜地望著閻魔，不出口打斷他。

「那時的他可是身穿白色漢服，頭上還有角，滾著長長的絲帶，一副就是從西邊大陸來的神明的高貴姿態，那時的他對人比現在更溫柔，

現在已經很溫柔了，想不到能更溫柔吧，但就算是那樣，卻是反而與人類的距離更遠，就像一個神明一樣，慈悲而自帶憐憫地關愛著人類。那種眼神就像……對了，就像看著水槽的魚，用心清理水槽以及餵食的好飼主一樣。」閻魔大王這麼比喻，讓鬼灯微微皺起眉頭，好像這麼形容讓他有些不快。但閻魔沒注意到這些，只是講了下去：「像那種氣質的神明，我們在黃泉也不是沒見過，所以老夫很平常地向他點頭致意，然後那時的白澤君注意到我，突然對我說了一句話。鬼灯君，知道是什麼嗎？」

「這隻金魚吃太多了，需要停止飼料。」

「不、不是的，不要欺負老夫啊。」閻魔慌張地揮揮手，垮下了肩，吐了口氣以後又笑著拿起杯子，「他呢，問了我，這裡是黃泉嗎？我那時想著，大陸的神來觀光果然還是不太清楚地形呢，就笑著跟他說這裡就是。他又問了，此地的亡者都會前往這裡對吧。不知道他問這些是做什麼的，我還是跟他一一回答了，還跟他聊了許多黃泉的事。也許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覺得他與高天原的神不同，比想像中還來的親切吧。」

難得聽到了許多白澤未述說的事。鬼灯聽著閻魔大王講著這些往事，不知不覺聽得出神。那是自己尚未認識白澤以前的故事。

而講到一半，閻魔大王突然笑起來。

「這麼說起來。」

「怎麼？」

「那之後沒多久，我正考慮著整頓黃泉的時候，剛好就碰到了三個在玩耍的鬼族小孩。」閻魔說完笑得眯起眼，故意裝作沒發現鬼灯露出帶著不耐的扭曲表情。

「真的很巧呢，那個時候，是第一次跟鬼灯君見面吧。」

「……原來是那個時候啊。」

「認識你及白澤君的時間差不多，不知不覺將你們看作是年齡相近的孩子了，哈哈，老夫到現在都還是沒改過，依然叫著白澤『君』。尤其在你成為大和代表的裁判時，啊呀，跟那時代表大漢裁判的白澤簡直像對兄弟一樣。」又喝了一口酒，閻魔對鬼灯露出傻氣的笑，「該怎麼說呢，總覺得，一切都是緣份呢。」

一切都是緣份。

閻魔大王說的事，鬼灯不是沒有想過。

若不是那時白澤待在日本黃泉，鬼灯不會在尋找木花開耶姬的時候與白澤相會，讓他們兩個對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進而產生第一次的心動。又或許，白澤在那裡根本不是巧合，鬼灯早就想過好幾次，也許自己與陰火結合而轉生為鬼，與妖怪之長白澤出現在日本正相關。不論是否為真，鬼灯都有種與白澤的關係變得如此熟識，總有什麼在牽引著他們一般，或者，是他們彼此在找尋對方吧。

講到這裡時，閻魔與鬼灯都陷入了很久的沉默，除了吃下酒菜以及啜飲美酒的聲音外，兩人不再多說什麼。

酒瓶快見底時，閻魔打了個嗝，意識應該是有點模糊，但表情卻顯得有些正經。

「鬼灯君，婚禮決定要在海外辦，是吧。」

鬼灯點點頭。「是依照白澤先生的意願，想在他的故鄉辦理。」

「是嘛，那很好，很好。」閻魔又露出淡淡的笑容，「你就安心的去吧，地獄有老夫在，請不用擔心。」

「大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鬼灯君不太喜歡吧，明明是自己的婚禮，卻因為人情而必須邀請上司前去參加什麼的，這麼多年來，還不夠瞭解你嗎？雖然有點寂寞，但老夫還是會盡量配合你這一生一次的婚禮的。」

鬼灯皺皺眉，「大王，這麼多年來，您果然還是不夠了解我呢。」

「哈哈哈哈哈。鬼灯君啊，你真的有時候是挺難猜的。」

「我的確不喜歡讓婚禮成為應酬的場合。」鬼灯頓了一下，望著閻魔大王，「但是，您理當要參與婚禮的，以主婚人的身份。」

閻魔大王愣了一下。

「這樣好嗎？啊，是因為輩份的關係？老夫還以為，你們會找麒麟大人或同輩的祥瑞。」

「大王。」鬼灯輕輕搖頭，又看向閻魔的眼睛。「一直以來，雖然都是以職場稱呼來互動，但是我一直將您看作是我的父親。」

閻魔張開了嘴，看著鬼灯那副認真的表情，他知道鬼灯沒有在說笑。

「我的名字是您給的，職場的一切以及做人的道理，也是您慢慢教導給我的。對您嚴苛的指教及捉弄，說不定，也包含著撒嬌的心理。」鬼灯說著，從椅子上站起來，對閻魔大王行了鞠躬禮。「還請您不要拒絕，對我而言，我最希望讓您見證我的婚禮。」

閻魔大王很久沒有回話。

以他的性格，應該不會拒絕參加婚禮。鬼灯默默的想著，但這份沉默還是讓他有些不安。然後，有個重重軟軟的東西蓋在自己頭上。

「鬼灯君。」閻魔大王溫暖的聲音從上方傳來，鬼灯注意到大王也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正用手輕輕撫摸著自己的頭。「鬼灯君，真是個好孩子啊。」

在閻魔大王收回手時，鬼灯也挺直身，他看到站在眼前的閻魔大王，眼睛紅紅的。

「老夫啊，偶爾也會這麼想呢。」大王彎起了嘴，眼角因為笑眯了，皺起許多魚尾紋，「覺得鬼灯是家中最毒辣的兒子啊。」

大王的嘴唇開始顫抖起來，鼻水也從鼻孔流出來。

「這、這個老是欺負老夫的兒子喔，一直說著單身不受累的黄金單身漢，現、現在居然、要結婚了，終於結婚了啊……」

「大王，您在哭什麼。」鬼灯從桌子上撕起一張餐巾紙，替閻魔擦去眼淚及鼻水。「不是作為女兒要出嫁，我還是暫時會住在員工宿舍，也會每天跟您一起工作的。婚禮都還沒開始就哭成這樣，實在很難看。」

「老、老夫也很明白，可是就是……嗚嗚，那時你還這麼小，脖子上還戴著勾玉。」

「大王，四千年前的事就先別提了。」

「鬼灯君。」閻魔大王又吸了一次鼻子，「老夫可以抱抱你嗎？」

聽到這話的鬼灯嘴唇不自在地抵了一下，原是要冷淡地拒絕，但看著閻魔大王的表情，鬼灯嘆了一口氣。

「……今晚可以。」

「鬼灯君。」閻魔大王張開了手臂，把鬼灯緊緊抱在懷裡。鬼灯心想，被龍貓抓起來的五月大概就是這種心情吧，但意外的，那不是煩躁的感覺，而是想好好撒嬌的感覺。

「怎麼了。」鬼灯將臉靠在大王軟綿綿的胸口，閉上眼睛。「父親大人。」

「鬼灯君，恭喜你啊。」閻魔大王破涕為笑，用手輕輕拍著鬼灯の後腦。「你跟白澤君，一定要過得幸福啊。」

八 （後段的試閱）

鬼灯打了個噴嚏。

他在朦朧意識中睜開了眼睛，儘管裹在大量的織毯下，西藏的氣候還是比地獄涼爽太多。他在黑暗中伸手探去，在毯子當中摸到柔軟胴體，低聲說了「誰許你離這麼遠的」，就伸手將對方拉進懷裡，緊緊抱住。在這種偏冷的地方，赤裸相擁據說是最好的保暖方法。

這是鬼灯與白澤的婚房，由同伴替他搭建好，遊牧民族使用的房子。

在新婚之夜，也許是受到白澤發情期的刺激，兩人激情相擁交纏在一起不知多久，就連何時入睡也毫無印象，鬼灯心想，兩人最後累到昏睡過去，是共眠時沒有擁抱的原因。

抱在一起的時候可以感覺到下身沾黏到黏糊糊的東西，雖然明白這是理所當然的事，鬼灯還是微微皺起眉頭。

懷裡的人兒蹭上了脖子，柔軟的毛髮在頸邊摩啊蹭的甚是可愛。

但是他們兩人的身體都黏糊糊的。

鬼灯用指尖輕輕拍了一下白澤的額頭，小聲地在白澤耳邊說了：「一起去洗身體吧，白澤先生。」

白澤在鬼灯懷裡稍微蹭了一下，才從毯子裡爬起來。

特地選在這個避開人群的地方渡蜜月，一些平常習以為常的方便自然就會捨去，不可能像在都市裡一樣方便。不過，鬼灯好歹是從最不便利的時代開始成長的，白澤更是白堊紀誕生的神獸，野外生活不是說不能適應。朋友替他搭好新房的地方，就位於湖邊約一百公尺處，想要飲水或清洗就過去使用。

於是鬼灯讓白澤披著一條毯子，自己也穿上了浴衣，兩人帶著替換的衣服及毛巾，在黎明曉光之下慢慢在微亮的草原上前行，走向一望無際的湖泊。湖水清澈見底，褪去浴衣的鬼灯看著白澤脫下了毯子，露出潔白的身軀，就這樣慢慢走進湖水裡，浸在幾近透明的水中，若不是湖水冷得讓人直發顫，鬼灯覺得自己可能會衝動地將白澤壓倒在湖邊。

「弄髒湖水了呢。」將兩人腿間的黏液洗去，鬼灯將白澤摟進懷裡，一方面是這樣能暖和兩人的身體，另一方面，這姿勢要洗去白澤股間的體液也比較方便。用手指探進白澤炙熱的身體裡，慢慢地勾出，看著一點一點的白液在水中漂散開來，鬼灯總有種複雜的情緒。

「世界才不會在意這些。」將下巴靠在鬼灯肩膀旁的白澤，因為鬼灯手指的動作而輕輕顫抖。白澤雙手環住鬼灯的脖子，在鬼灯耳朵輕輕吐氣，手指也在鬼灯的後背打著圈輕畫著。

「天都還沒亮，又想要了？」鬼灯低聲說道。

「身體貼在一起，當然興奮嘛。」

「小心感染啊。」鬼灯說著輕輕撫著白澤的腰，看著他腰上的眼睛在水中眨啊眨的，咕嚕咕嚕地看向上方，像是在盯著鬼灯一樣。

冰冷的水果然還是能讓人冷靜。將白澤像寵物一樣地好好全身洗得乾淨，然後用大浴巾擦乾以後，兩人穿上衣服，慢慢走回同伴為他們搭好的鋪子。天光漸漸明亮，一望無際的草原越來越明晰，在風吹起的時候，鬼灯可以聞到青草香。

「在日本看不到這樣的風景。」鬼灯自言自語起來，他回頭看，看到白澤只穿好了褲子，上衣則是披在背上，赤著腳在草皮上行走。鬼灯不禁皺眉，雖說不用擔心神獸會凍死，但白澤現在這樣看上去實在很冷。

「把衣服穿好。」鬼灯走到白澤旁邊，至少讓白澤把手穿過了袖子，而乖順地讓鬼灯穿好衣服的白澤，將視線投向遠方，看著那與山脈相連的草原出神。

對呢，這裡就是白澤成長的地方。

懷念的心情勝過一切，似乎挺正常的。鬼灯這時還想著「回帳篷邊吃早餐邊與白澤看看風景好了」，就看到白澤回頭望了自己一眼，臉上滿是笑意。

鬼灯突然有了不妙的預感，看著白澤回過身，走到鬼灯的前面，越走越快，越走越遠，鬼灯還沒來的及搞清楚狀況，就看到白澤奔跑了起來，像個孩子一樣在草地上不規則地來回跑著。

「白澤先生，您要去哪裡？」鬼灯將手掌靠在臉旁對著白澤喊著，白澤邊跑邊回過頭，望著鬼灯笑了笑，又開始跑遠。

鬼灯馬上從後追上了，看到白澤放下了自己的那份毛巾及毯子，放開手快步地往山野的方向奔去，鬼灯皺起眉頭，想著是不是要扔什麼到白澤那裡讓他冷靜下來，就看到白澤的毛髮漸漸變白，長得在空中飄散，角也從頭上長了出來，鬼灯瞪大了眼，看著白澤幻化為白獸，跨開身體開心地在草皮上奔跑著，耳上掛著的銅錢結在半空中畫出紅色的弧線。

將白澤丟在地上的東西收拾起來，鬼灯站在原地，看著白澤在草皮上來回奔馳，有時離自己近，有時又遠得只看到一個白點，明明是頭會飛的神獸，現在在草原上奔跑的模樣，看起來像是第一次放出來跑步的小牛一樣。

這景象讓鬼灯看的呆了，這是他所沒見過的白澤的另一面，不用在眾人面前陪笑討好，不用在愚者面前饋予知識，不用擺出神的姿態，不

用理會國情與文化，化為原形的白澤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地在自己的故鄉中跑啊跳的，笑容天真地像嬰兒一樣。

眼前的畫面實在太美，讓鬼灯看得癡，想好好地將這景象收藏下來，他不知不覺從布包中拿出了智慧型手機，那原是他留下來好作臨時聯絡用的，而鬼灯放下了布包，將手機調整為錄影模式，對準了白澤，看著手機映出白澤在草皮上跳躍奔跑的姿態。

似乎注意到鬼灯的動作，白澤朝著鬼灯奔了過來，鬼灯想著這下可是超特寫鏡頭，但白澤卻一躍，將鬼灯手中的手機銜走，然後就這樣跑開。鬼灯愣了一下，看到白澤將手機隨意地拋在地上，拐過身又對鬼灯眯眼笑著。

「看我啊。」

「嗯？」

「看著我啊，別看手機裡的畫面。」白澤又笑了起來，身影離鬼灯越來越遠。「過來啊、過來啊，鬼灯。」

鬼灯噴了一聲，扔下了布包，捲起袖子，兩手揮舞得彷彿手刀一般，朝著白澤直衝而去。白澤對著鬼灯露齒一笑，就這樣跑開給鬼灯追，來回在草原上奔跑耍弄著鬼灯。鬼灯知道自己並不是憤怒，而是看著這麼快樂的白澤，自己只想著要跟對方在一起。

深吸一口氣，鬼灯在白澤故意離自己最近的時候使勁全力衝了上去，雙手環住白澤的後頸，被捉住的白澤笑了一聲，用力一甩，將鬼灯甩到自己背上。被背角撞得有點痛的鬼灯調整了一下姿勢，在繼續奔跑的白澤身上坐穩，而當他坐好以後，看到的視野已經改變。

白澤跨開身體，輕巧地躍上了天空。

寬廣無邊的草原現在就在他們下方，一直連到遠方的山脈，後方的湖泊，他們可以看到另一邊遊牧民族的帳篷，以及像小圓點一樣聚在一起被人牧放的羊群。

「美極了。」鬼灯忍不住出口讚嘆，在空中飛行的白澤開心地笑道：「是吧，這裡實在是很美。」

在他們之上是無邊無際完全的藍，下方則是整片的綠，乘著高山特有的氣流，他們在這世外仙境當中飛行，在地上的人、羊以及野生動物們，專注於生活，沒有注意到他們。

就這樣飛了好一陣子，甚至飛得看不到他們的住處在何處，也看到了遠處的小城鎮，但鬼灯只是緊緊地從後抱著白澤，現在不是觀光導覽，是白澤為自己展示過去的家鄉，讓鬼灯好好認識這個地方。

這個孕育白澤長大的地方。

鬼灯輕輕撫摸起白澤柔軟的毛髮，將臉埋進白澤的鬃毛裡，閉上眼吸氣。

「欸，惡鬼，這時候不是應該看風景嗎？」白澤回過頭，笑得眼睛眯成一條線，「又想要了？」

「這不是當然的嗎，您現在可是赤身露體呢。」

「色鬼。」白澤嘻笑著。

他們飛回了為自己搭的帳篷，落地時還因為煞車不及而在地上滾了好幾圈。等到停下來，鬼灯望著那還是獸姿的白澤，抬起身吻了白澤的眼角。

帶著青草香的微風徐徐。

在這片大地上的所有生命都靜靜地過著自己的生活。

不遠處，眼睛細長成一條橫線，最近才被人類發現的奇特狐狸，西藏沙狐，頂著那副淡定的臉從草中立起身子，牠注意到了附近有幾隻野鼠，於是壓低了身，小心地湊近，然後一口氣撲了上去，好作今天的早餐。

躺在草皮上的鬼灯靜靜地看著在享用早餐的藏狐，懷抱著已變回人姿，裸著身被自己環在懷裡的白澤，低聲說著：「沒打擾到牠呢。」

「就說世界不會這麼在意。」白澤單手撐起自己的身體，用另一隻手摘去鬼灯頭髮上的草屑，「這片大地整天有在做愛的生物啊。」

「嗯。」鬼灯也抬起頭，吻了白澤的嘴唇，輕吐了一口氣。

「肚子有些餓了。」

「是啊，畢竟我們早上什麼都還沒吃。」

將彼此整理了一下，他們就這樣回到帳篷裡，吃著預備好的大餅及奶茶，作了這天的第一餐。